

唐诗 语言研究

◎ 蒋绍愚 著



语文出版社 · 北京 ·

本书经作者同意，在网络上发布，仅供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出版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蒋绍愚先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唐诗语言研究”课。在这门课讲义的基础上，蒋先生写成《唐诗语言研究》一书，于 1990 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版，即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可惜的是，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没有重印，今日坊间早已难觅其踪，一册难求。

承蒋先生垂青，把《唐诗语言研究》增订本交由我社出版。增订本除对原书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适当删改外，还在附录中增补了蒋先生近作《语言的艺术 艺术的语言》和《李白、杜甫诗中的“月”和“风”》两篇文章。

相信增订本的出版，能满足广大唐诗研究者和唐诗爱好者对《唐诗语言研究》的急切需求。

语文出版社

2008 年 7 月

前言

唐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它虽然是一千多年前的创作，但直至今日，它还给我们艺术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陶冶。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中国的文化，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情操，都不能不读唐诗。

但是，今天读唐诗，却首先遇到语言上的隔阂。唐诗中的一些词语，我们不大懂；唐诗中的一些句法，我们也不大熟悉；唐诗中的一些修辞方式，今天也不大常用了；至于唐诗的平平仄仄，一些年轻人就更觉得难以掌握。所以，要读懂唐诗，首先就要扫除这些语言上的障碍。语言障碍扫除了，才能进而对唐诗作思想、艺术上的分析和鉴赏。

正是为了帮助大家扫除语言上的障碍，能够比较容易地读懂唐诗，我从1985年起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开设了“唐诗语言研究”课，至今已讲了四遍。在讲课过程中，对讲稿逐步作了补充和修改。去年，中州古籍出版社说愿意将此稿出版，就又在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加工。在此过程中，我的主观愿望是努力提高此书水平，但终觉未能如愿。

此书共分四章：唐诗的格律，唐诗的词汇，唐诗的句法，唐诗的修辞。关于唐诗语言方面的问题，大体都已涉及了。在给北大中文系学生讲课时，因为学生都已在古代汉语中学过诗词格律的基本知识，所以这些最基本的知识都略去不讲，只讲古代汉语课中未能涉及的内容，如近体诗的形成和古人关于诗律的一些讨论等等。又因为在课上已指定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为基本参考书，所以《汉语诗律学》中已讲过的问题一

般也略去不讲，只讲一些补充意见和不同看法。这次整理成书准备出版，基本上仍保持了这个格局。因为关于唐诗格律的基本知识，不但在各种《古代汉语》教材中都会讲到，而且目前各种讲诗词格律的普及性读物也不少，读者完全可以从这些书中了解到有关的内容，因此在本书中不必再作详尽的讲解，只是为了深入讨论一些问题的需要而在有关章节中做一些概括的介绍。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博大精深，关于诗歌的格律、句法都讲到了，而且讲得很全面，很精辟。这部巨著在1979年已经再版，现在也不难买到，有兴趣的读者尽可阅读原书，所以，在我这本小书中也不必过多地引用。我想，这样的做法，读者是会同意的。

本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读懂唐诗。书中大部分问题都是从这一目的出发来加以论述的，希望能给读者以实际的帮助。那么，是不是读完这本书就可以读懂唐诗了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读懂唐诗最大的语言障碍还在于词汇（包括典故），而要掌握唐诗的词汇，是需要像掌握外语的词汇一样，下工夫一个一个地记的。关于唐诗的词汇，已有一些专著对一些常用的词语作了解释，但还有不少的词语，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这些专著，也谈了一些词汇研究的方法，读者要想掌握唐诗的词汇，可以去阅读那些专著，有条件的也可以自己做一些研究。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此书的出版能推动唐诗语言的研究。本书包含了一些作者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我未敢自以为是，谈出来是为了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以推动唐诗语言的研究。唐诗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格律、词汇、句法、修辞，都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在唐诗词语的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专著

以外，其他方面似乎在《汉语诗律学》以后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近年来，关于唐诗鉴赏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出版、发表了不少，这是可喜的现象；但相比之下，关于唐诗语言的研究却显得相当冷落。这种不平衡的情况是应当改变的，因为，事情很明白：鉴赏的基础必须是能够读懂。

本书的附录《唐诗词语小札》，是我发表过的三篇关于唐诗词语的论文合并而成的。这三篇论文是：《杜诗词语札记》（《语言学论丛》第六辑）、《唐诗词语札记》（《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三期）、《唐诗词语札记（二）》（《语言学论丛》第十辑），这次收入附录时，除一些条目作了归并外，内容上也略有删改。

这部稿子虽然在几年来的讲课过程中以及这次写定时几经修改，但缺点错误仍然会有不少，恳切地希望读者、专家予以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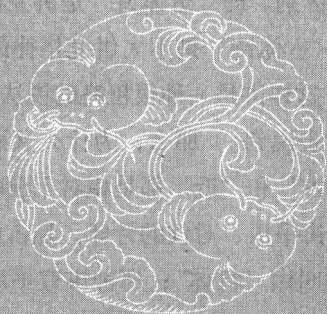
作者

一九八八年于北大蔚秀园

目 录

第一章 唐诗的格律·····	1
第一节 唐诗的体裁·····	2
第二节 近体诗的形成·····	19
第三节 近体诗的平仄·····	37
第四节 近体诗的用韵和对仗·····	53
第二章 唐诗的词汇·····	72
第一节 唐诗词汇的构成·····	73
第二节 研究唐诗口语词汇的意义·····	94
第三节 唐诗口语词汇研究的概况和方法·····	113
第三章 唐诗的句法·····	134
第一节 唐诗的句式·····	136
第二节 唐诗的省略·····	150
第三节 唐诗的错位·····	167
第四节 唐诗中几种特殊的句式·····	182
第四章 唐诗的修辞·····	195
第一节 炼字、炼句、炼意·····	196
第二节 形象、生动、精练、含蓄·····	211
第三节 比喻、比拟、夸张、想象·····	228
第四节 沿袭、点化、翻案·····	244
附 录·····	258
一 唐诗词语小札·····	258
二 语言的艺术 艺术的语言 ·····	322
三 李白、杜甫诗中的“月”和“风” ·····	342

第一章 唐诗的格律



律诗，每首八句，每句五字或七字，共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两种。五言律诗每首二十字，七言律诗每首二十八字。律诗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一韵到底。律诗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代。唐代诗人如杜甫、王维、李白等都创作了大量的律诗。律诗在唐代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形式之一，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律诗的结构通常分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首联是诗的开头，颔联和颈联要求对仗，尾联是诗的结尾。律诗的平仄有严格的规则，如“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等。律诗的创作需要诗人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创作技巧。

律诗在唐代不仅是一种诗歌形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律诗的创作和传播，促进了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律诗在唐代成为文人墨客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

律诗在唐代的创作和传播，不仅限于宫廷和文人圈子，也广泛流传于民间。许多著名的律诗，如杜甫的《登高》、王维的《山居秋暝》等，都是律诗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高度评价，也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律诗在唐代的创作和传播，反映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多样性和繁荣。律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形式，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律诗在唐代的创作和传播，也是唐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律诗，每首八句，每句五字或七字，共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两种。五言律诗每首二十字，七言律诗每首二十八字。律诗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一韵到底。律诗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代。唐代诗人如杜甫、王维、李白等都创作了大量的律诗。律诗在唐代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形式之一，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唐诗的体裁

§1.1.1 概 说

要讲唐诗的格律，先要从唐诗的体裁讲起。

唐诗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这两类的区别，是体裁上的区别。即“近体诗”是讲究格律的，特别是讲究平仄和对仗，“古体诗”是不大讲究格律的，它不要求平仄和对仗。（当然，这样讲是一种很粗略的说法，关于两者的区别，在下面会进一步说到。）那么，为什么又称之为“古体”和“近体”呢？“古”和“近”都是相对于唐朝而言的，在唐朝人看来，那种不讲平仄、对仗的诗体，是古已有之的，因此称之为“古体”，也叫做“往体”；那种讲究平仄、对仗的诗体，是产生于六朝，形成于唐代，因此称之为“近体”，也叫做“今体”。这种名称，在唐人的诗集或唐人的诗文中都可以见到。如白居易的诗集是他生前自己编定的，在诗集的各卷下都注明“古调诗若干首”或“律诗若干首”，汲古阁所藏宋版《松陵集》（陆龟蒙的诗集）每卷标题下注有“往体诗”或“今体诗”若干首。张籍《酬秘书王丞见赠》诗：“今体诗中偏出格，常参官里每同班。”元稹《与乐天书》：“河东李明府景俭癖好作诗章，仆因撰成卷轴，为古讽，为乐府，为古体，为新题乐府，为律诗（以五言七言为两体），为律讽，为悼亡，为艳诗，共成十体。”

“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中，还可以作更细的分类，明代唐诗研究专家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体凡》中说：

今考唐人集录所标体名，凡效汉魏以下诗，声律未叶

者，曰往体；其所变诗体，则声律之叶者，不论长句、绝句，概名为律诗、为近体；而七言古诗，于体外另为一目，又或名歌行。举其大凡，不过此三者之区分而已。而宋元编录唐人总集始于古、律二体中备析五七等言为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论。一曰四言古诗（有古章句及韦孟长篇二体，唐作者不多），一曰五言古诗（唐初体沿六朝，陈子昂始尽革之，复汉魏旧），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句（全篇七字始魏文；间杂长句始鲍明远。唐人承之，体变尤为不一。当与后歌行诸类互参），一曰五言律诗（唐人因梁陈五言四韵之偶对者而变），一曰五言排律（因梁陈五言长篇而变），一曰七言律诗（又因梁陈七言四韵而变者也。唐一代诗之盛，尤以此诸律体云），一曰七言排律（唐作者亦不多，聊备一体），一曰五言绝句，一曰七言绝句（绝句即六朝人所名断句也。五言绝始汉人小诗，而盛于齐梁。七言绝起自齐梁间，至唐初四杰后始成调。又唐人多以绝句为乐曲，详后“乐通”内）。外古体有三字诗（李贺《邺城童子谣》）、六字诗（《牧护歌》）、三五七言诗（始郑世翼，李白继作）、一字至七字诗（张南史及元白等集有之，以题为韵，偶对成联。又鲍防、严维多至九字），骚体杂言诗（此种本当入骚，如李之《鸣皋歌》，杜之《桃竹杖引》，相沿入诗，例难芟漏），律体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严沧浪以唐人六句诗合律者称三韵律诗，昭代王弇州始名之为小律云），又六言律诗（刘长卿集有之），及六言绝句（王维集有）。而诸诗内又有诗与乐府之别，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诸家概有，而李白所拟为多，皆仍乐府旧名。李贺拟古乐府，多别为之名，而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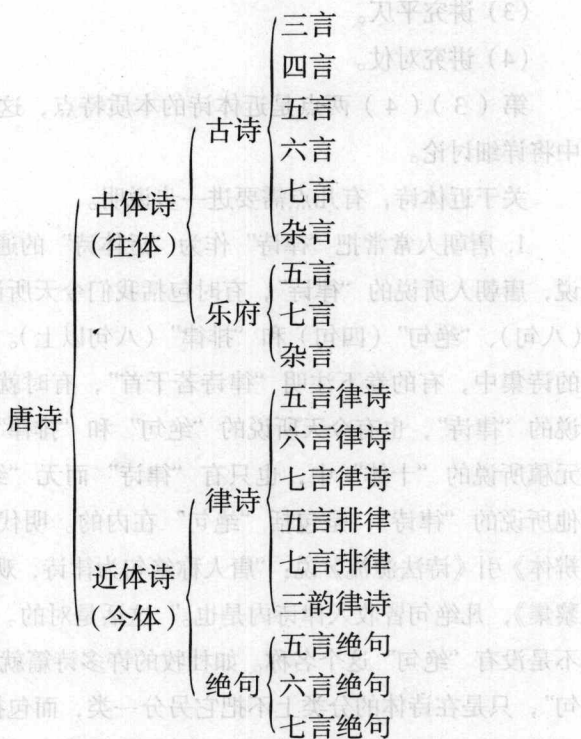
其旧。)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始于杜甫,盛于元、白、张籍、王建诸家。元微之尝有云: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为得诗人讽兴之义者,此也。详后“乐通”内。)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歌,曲之总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与歌行皆始汉,唐人因之。)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抽其意为引,导其情为曲,合乎俗曰谣,进乎文为辞,又衍而盛焉为篇。皆以其词为名者也。)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咏以永其言,吟以呻其郁,叹以抒其伤,唱则吐于喉吻,弄则被诸丝管。此皆以其声为名者也。)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如李白之《静夜思》、王翰之《蛾眉怨》、杜甫之《悲陈陶》《哀江头》《哀王孙》,乐则如杜审言之《大酺乐》、白居易之《太平乐》、张祜之《千秋乐》,又皆以其情为名者也。)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谱之乐者,自有大乐,郊庙之乐章,梨园教坊所歌之绝句,所变之长短填词,以及琴操、琵琶、箏笛、胡笳、拍弹等曲,其体不一。而民间之歌谣,又不在其数。(并详“乐通”。)唐诗体名,庶尽乎此矣。

这段话全面地讲述了唐诗的各种诗体。下面根据胡震亨的说法列一表格,并且分别加以说明(见下页)①。

§1.1.2 近体诗

为了叙述的方便,先讲近体诗。

① 此表参考了小川环树《唐诗概说》。



近体诗是在齐梁时期开始萌芽，而到初唐时期正式形成的一种格律诗。它的特点是：

(1) 字数固定。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律诗每首八句，绝句每首四句，句数都是限定的。也有“三韵律诗”，但很少见（见下）。也有所谓“排律”，句数可超过八句，最多可多至一百五六十韵（三百多句），但是句数都是偶数的。近体诗每句一般是五言或七言，六言的也很少见（见下）。所以，字数固定可以说是近体诗的一个共同特点。

(2) 用韵严格。这指的是：一首诗必须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一首诗必须用同一韵的字，不许出韵；一般只用平声韵。

(3) 讲究平仄。

(4) 讲究对仗。

第(3)(4)两点是近体诗的本质特点，这在下面几节中将详细讨论。

关于近体诗，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1. 唐朝人常常把“律诗”作为“近体诗”的通称，也就是说，唐朝人所说的“律诗”，有时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律诗”（八句）、“绝句”（四句）和“排律”（八句以上）。比如白居易的诗集中，有的卷下注明“律诗若干首”，有时就既有今天所说的“律诗”，也有今天所说的“绝句”和“排律”。上面所引元稹所说的“十体”中，也只有“律诗”而无“绝句”，其实他所说的“律诗”，是包括“绝句”在内的。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引《诗法源流》说：“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这话是对的。不过唐代并不是没有“绝句”这个名称。如杜牧的许多诗篇就标明“××绝句”，只是在诗体的分类上不把它另分一类，而包括在“律诗”之中罢了。绝句是律诗的一种，而又只有四句，比一般的“律诗”要短，所以，唐人又称之为“小律诗”。清人钱木庵《唐音审体》已说到这一点：“绝句之体，五七言略同，唐人谓之‘小律诗’。”白居易《江上吟元八绝句》：“大江深处月明时，一夜吟君小律诗。应有水仙潜出听，翻将唱作步虚词。”诗题中称为“绝句”，诗中称为“小律诗”，可见两种叫法当时都有。

另外，“排律”这一称呼，是后起的。钱木庵《唐音审体》：“上下句相粘缀，以第二字为准……自二韵以至百韵，皆律诗也。二韵谓之绝句，六韵以上谓之长韵（见《杜牧集》）。……自高棅《唐诗品汇》出，人遂不知绝句是律诗，棅又创‘排律’之名，益为不典。……古人初无此名，今人竟以为定格而不知

怪，可叹也！”我们倒并不反对给十韵以上的律诗起一个“排律”的名称，但是这个名称不是唐代就有的（唐人只在诗题上标明“若干韵”，如杜甫《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这一点却应当知道。

2. 六言的律诗和绝句比较少见。现各录一首于下。

谪仙怨

刘长卿

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

田园乐七首(选一)

王维

出入千门万户，经过北里南邻。

蹀躞鸣珂有底，崆峒散发何人。

近体诗四句的为绝句，八句的为律诗。但律诗还有一种变体，即三韵律诗，王力《汉语诗律学》选录五言和七言的三韵律诗各一首，现转录如下：

李员外寄纸笔

韩愈

题是临池后，分从起草余。

兔尖针莫并，茧净雪难如。

莫怪殷勤谢，虞卿正著书。

送羽林陶将军

李 白

将军出使拥楼船，江上旌旗拂紫烟。

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

莫道词人无胆气，临行将赠绕朝鞭。

近体诗的句子都是偶数的，不但如此，排律用若干韵（两句为一韵），韵一般也是双数的，不过这只是由于求整齐的心理，少数诗也有用单数韵的。如杨师道《还山宅》为五韵（十句），骆宾王《灵隐寺》为七韵（十四句）。这也是不大多见的。

仄韵律诗和绝句也不多见。王力《汉语诗律学》举刘长卿《湘中纪行十首》（选一）、刘禹锡《海阳十咏》（选一）（以上为五律）、韩偓《意绪》（七律）、刘长卿《送方外上人》、顾况《忆旧游》（以上为五绝）为例，此处不再转录。

3. 诗体中还有“格诗”和“半格诗”。《白氏长庆集·后集序》：“迺来复有格诗、律诗、碑志、序记、表赞，以类相附，合为卷轴。”《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一、卷三十有“格诗”，卷三十六有“半格诗”。什么叫“格诗”“半格诗”？历来有两种解释。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记》云：“建安无偶句，西晋颇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陈谓之格诗，有排偶而无粘。沈宋又加剪裁，成五言唐律。《长庆集》中尚有半格诗。”清代赵执信《声调后谱》列有“半格诗”，举白居易《小阁闲坐》一诗为例，云：“前六句为古体，后六句为齐梁体。”照这种看法，“格诗”就是“齐梁体”（详本章第二节），“半格诗”就是一首诗中一半是齐梁体，一半是古体。清代汪立名《白香山诗集注》云：“古体诗、乐府、歌行俱属格诗，半格诗指该卷中半为格诗，半

为律诗。”照这种看法，“格诗”就是古体诗，“半格诗”不是一种诗体，而是指一卷诗中半为格诗（古诗），半为律诗。这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对，迄无定论。

§.1.1.3 古体诗

古体诗是相对于近体诗而言的。作为一种体裁，古体诗的特点是不大讲究格律。凡是诗歌，多多少少总是要讲究一些格律的，比如押韵，这就是一种格律；字句比较整齐（四言、五言或七言），这也是一种格律。这些因素，古体诗都是具备的，所以不能说古体诗完全不讲格律。但古体诗格律的要求不像近体诗那么严，即前面所说的近体诗在字数、押韵、平仄、对仗四方面的要求，古体诗都没有。也就是说，古体诗不同于近体诗的地方在于：

（1）字数句数不限，可以是四、五、七言，也可以是杂言；最少可以是两句，如傅玄《杂言》：“雷隐隐感妾心，倾耳清听非车音。”最多可以达三百多句，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共357句。

（2）押韵不严格，可以换韵，可以通押，可以用平声韵，也可以用仄声韵。

（3）不讲平仄。

（4）不讲对仗。

“古体诗”也叫“古诗”。作为一种体裁来说，在近体诗产生以前的诗歌，包括《诗经》、《楚辞》、汉乐府、汉魏六朝五、七言诗，都可以称为“古体诗”或“古诗”。在唐代近体诗产生以后，唐代的诗人除了写近体诗外，还继续写这种不大讲究格律的诗，包括四言、五言、七言、乐府等，也都可以称为“古体诗”。但是在习惯上，往往把“乐府”另立一类，而把其



余的称为“古诗”，特别是把五言的和七言的称为“古诗”，这是狭义的“古诗”。

古体诗中的三、四、五、七言及杂言不必细说了。胡震亨提到的“三五七言”和“一至七字诗”比较少见，各举一例如下：

三五七言

李白（一曰郑世翼作）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一字至七字诗

白居易

诗。绮美，瑰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伤离别。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关于“乐府”和“歌行”两种体裁，需要专门讲一讲。

（一）乐府

“乐府”本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机构，后来也把“乐府”这个机构所编录和演奏的诗歌称为“乐府”，从曹操以后，一些文人沿用乐府旧题，模仿乐府民歌的风格来写诗，这些诗也叫“乐府”或“乐府体诗”。这是文学史上的常识，不必多说。这里要说的是唐代“乐府诗”的情况。

唐代的“乐府”诗有以下四类：

（1）唐代诗人沿用乐府旧题所写的诗，如李白《将进酒》《行路难》《战城南》、高适《燕歌行》、张籍《伤歌行》等。这就是胡震亨所说的“往题”。

(2)“新乐府”，即唐代诗人不用乐府旧题，“即事名篇”而写作的诗歌。“新乐府”的倡导者是白居易，他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新乐府。但实际上，杜甫的一些诗歌就已经是新乐府了，如《兵车行》《丽人行》等，这就是胡震亨所说的“新题”。

以上两类，从形式上说，都属于广义的“古体诗”。

(3)有的乐府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近体诗。清代汪师韩《诗学纂闻》：“七言律诗，即乐府也。《旧唐书·音乐志》载《享龙池乐章》十首：一、姚崇，二、蔡孚，三、沈佺期，四、卢怀慎，五、姜皎，六、崔日用，七、苏颋，八、李义，九、姜晞，十、裴瓘。十人之作，皆七言律诗也。沈佺期‘卢家少妇’一诗，即乐府之《独不见》；陈标《饮马长城窟》，亦是七言律诗。谢偃《新曲》，崔融《从军行》，蔡孚《打毬篇》，俱直是七言长律。”这种分类上的交叉现象是不难理解的：一方面，唐人仍沿用乐府旧题来写诗，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诗叫乐府诗；另一方面，既然唐代已形成了近体诗，所以诗人在写乐府旧题时，也可以像写七律一样，写成七言八句，一韵到底，讲平仄，讲对仗。从这个角度看，就又是近体诗了。比如：

古 意

沈佺期

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飞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